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己丑以直隸山東旱命截留江西漕糧五萬石備賑○辛卯裁緝譯鄉會試謄錄對讀○癸巳諭據姚立德鄭大進奏河水驟漲儀封汎漫水六處考城汎漫水三處其儀封之十六堡一處尤屬緊要見在趕辦堵築請分別嚴加治罪議處等語河工猝逢異漲以致隄工衝決非人力所能豫防本欲將該總河等免其議處但姚立德等摺內稱儀封之十六堡一處逼近大河掣溜湍急刷寬七十餘丈是該處河隄竟係開口奪溜而該督摺前所摘事由僅稱平漫殊屬含糊粉飾姚立德鄭大進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餘文武疏防各員並著查明參奏○命再截江西漕糧十萬石

於河南備賑

○召錢琦來京調黃檢爲福建布政使以譚尙忠爲

山西布政使

由甘肅按察使遷

○甲午命尙書袁守侗馳往河南會同總

河姚立德巡撫鄭大進查辦漫工○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鄭大

進奏藩庫章程一摺已批該部知道但鄭大進此奏殊屬未協前

因孫士毅條奏藩司寄庫銀兩分別款項呈送督撫存覈一事朕

以各省藩庫情形自亦大槩相似因諭各省督撫轉飭各該藩司

查照覈辦節據各省藩司自行專摺覆奏者甚多今鄭大進將榮

柱詳報庫貯月冊及應撥領各款覆加檢覈代爲奏聞而不令榮

柱自行奏覆實屬過當前因該撫面奏榮柱時露高興朕恐其自

恃有才目無巡撫或於公事不免撓越是以傳旨訓飭俾其自知

謹飭並非令該撫槩行抑置不許藩司自達奏章也藩臬兩司均

有奏事之責藩司總理錢穀臬司專管刑名其本職之事原可直

陳朕亦得觀其識見何如也如藩庫款項乃藩司職掌巡撫覆覈則與題本何異鄭大進豈可因朕曾經飭諭榮柱遂抑之過甚乎卽榮柱遵朕飭諭亦止須遇事收斂不侵巡撫之分今乃於職所應奏事件亦詳報巡撫轉達竟不免畏懼巡撫更誤會朕教誡本意矣兩司幫助督撫辦理地方公事平日各當盡其分所應爲不稍侵預亦不宜緘默不言惟督撫之命是從也設或督撫有贓私不法之事兩司原可據實密陳若皆畏懼督撫不敢一言豈大吏劣蹟必待科道糾劾及朕親爲訪聞則又何必有兩司奏事之例而兩司瞻徇緘默之咎又豈能輕追乎此風各省皆然而直隸湖廣廣東福建爲尤甚今鄭大進又欲效爲之於河南也若兩司覲覲督撫之缺妄思媒孽其短原難逃朕之洞鑒其取戾自不小而今之兩司內則實無其人朕整飭庶僚一秉大公至正不使少有

過不及之弊督撫等各當善體朕意爲兩司者亦當各盡職守將此傳諭鄭大進並遇便諭令各督撫知之○丙申調達爾吉善爲甘肅按察使以文祿爲直隸按察使由郎中遷○戊戌命兩江總督高晉赴河南堵築漫口○壬寅命河南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乙巳禮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奏咸陽縣周公祠墓雖向有奉祀生與齊民無異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給與世襲從之○丁未上啓鑾詣盛京謁祖陵○免經過直隸奉天各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巳吏部議奏庫倫辦事大臣革職留任理藩院右侍郎索琳於俄羅斯與商人貿易事宜辦理未協應請革任得旨索琳著革任

八月己未命建北海神廟○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錢鋆奏川省軍需報銷見已完竣其一切收支細數見在會同各司道加緊趕

辦事竣另摺具奏等語自應如此辦理但朕早聞錢鑒年已頽老
昨文綬亦奏其近復多病重聽益甚朕以該省軍需係伊一手辦
理見在奏銷正案及部駁各款尙未辦竣不便遽易生手是以諭
令文綬俟各案完竣再行奏聞准予休致但念錢鑒自辦理軍需
以來尙有出力之處若事竣後竟令以原銜休致不足以獎其勞
著傳諭錢鑒令其自行審度如自量精力尙可支持俟奏銷全竣
奏請來京陛見候朕量加改擢如自揣實係衰頽雖清閒京秩亦
難勉強供職著俟奏銷駁案全行辦完後據實奏聞當加恩賞給
侍郎職銜令其回籍以示優恤○乙丑 上詣 北鎮廟行禮○
丙寅命四川酌撥倉穀二三十萬石於江南備糶○辛未諭遼河
雙源遙引合而爲巨流河襟帶神皋恬波涵潤實爲陪都境內大
川朕恭謁 祖陵蹕路所經舟梁利涉緬念 河神之功甚溥願

該處向無祠祀典尙闕焉著邁拉遜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勘估城工之便在瀕河高阜處所度地計工奏聞請帑專建 河神廟

以昭妥侑○癸酉以復興爲理藩院右侍郎○甲戌 上謁 永

陵○乙亥行大饗禮○閏興京城○戊寅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

爾謹奏瑪納斯自移駐弁兵商民日聚事務漸繁請將原設縣丞

改爲知縣歸迪化直隸州轄從之定縣名曰綏來○己卯 上謁

福陵○免奉天所屬府州縣明年地丁錢糧○庚辰行大饗禮

上謁 昭陵○辛巳行大饗禮 上駐蹕盛京○命奉天吉林

黑龍江等屬已結未結死罪均減等軍流以下悉宥之○廣盛京

奉天各屬科試學額○免盛京各莊頭本年倉穀及興京等處本

年米豆草束之半○壬午賜朝鮮國王 御書扁額○兵部尙書

公福隆安等奏恭查 東陵 西陵凡距紅椿數十里外尙有青

椿此外方非禁地應請將盛京三陵周圍就各地勢酌定里數
量增青椿一層青椿內禁止樵牧行走如有違越將該管官弁從
重治罪應請敕交該將軍會同府尹等詳查定議得旨是尋於

永陵正門外展添柵木三百四十四架增設紅椿三十六白椿六
十四青椿三十六福陵添柵木一千五百十四架移展紅椿二
百六十一外酌增白椿二百六十一青椿四十昭陵前門外增

添柵木四百四十二架移展紅椿一百二十八白椿九十青椿四
十○尋睿忠親王多爾袞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
王岳託入祀盛京賢王祠○癸未上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

甲申上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公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
○乙酉上詣文廟行禮○御大政殿閱盛京官員射○丙

戌命重修盛京天壇地壇移建太廟於大清門東

九月丁亥朔

上詣

清寧宮祀神

○諭朕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蹕路出山海關而行憑覽關城形勢屹然雄鎮明季於此置大員設重兵拒守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沿邊諸隘口直入如踐無人之境可見險固不足恃也然以當時盛京而論有此關控扼其中內外氣脈不能貫注卽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撓我之後所以天聰三年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征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而去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迨後攻克永平灤州遵化皆留將督兵駐守或欲藉以爲內外夾攻山海關之策乃代鎮之貝勒阿敏乖張怯懦竟棄已得之各城而歸太宗憤甚數其罪而責之雖貸其死而全親親之誼遂不復躬總六師入邊亦深以山海關中隔爲難也洎乎闖賊陷闕明社遂墟吳三桂乃開關迎請王師爲之復仇戡亂於是我睿親王卽率勁旅入關一戰而殲

賊眾追逐李自成至京城而遣克集大勳恭奉我 世祖章皇帝
定鼎燕京統壹寰宇用奠我萬世丕丕基夫同此山海關也前則
屢圖之而不得其機後則直入焉而無所於阻蓋 上天眷佑我
國家誠非意計所能豫及而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於此益見迄今
追思更不禁感 鴻貺而懷 景命矣且自出關後途中所經城
郭則甯遠錦州廣甯等處山川則松山杏山大凌河薩爾滸尙開
崖渾河等處悉我 太祖 太宗艱辛百戰之地歷歷在目溯自
興京 肇迹遼瀋 遷都業基於勤而謀成於斷皆世世子孫所
當深念者朕自臨御以來每開日恭閱 列祖實錄一冊周而復
始於 創業垂統之蹟敬識之弗敢忘前此癸亥甲戌再臨陪都
展謁 陵寢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微聞並爲詩篇以紀而薩爾滸
一戰破明四路之兵二十餘郡遠近承風震聳尤爲 締造鴻規

向會親製書事長篇昭示來許昨成爲全韻詩於 太祖 太宗

大烈耿光咸敬述成什端委畢該洪纖具備實足以垂法守非僅託爲吟詠而已茲戊戌秋三莅斯上境之履者益以習蹟之著者益以析其或地名今昔傳譌介於疑似顯晦間者復周諏而深考之乃得曉然於心而無所惑夫以朕之景仰 前型勲懇若是必三至乃得曉然於心凡我子子孫孫紹登大統者可不體朕志以爲志瞻懷遼瀋舊疆再三周歷斬於 祖宗遺緒身親而目覩哉至於朕叩謁 永陵 福陵 昭陵每至必淚隨聲湧瞻戀不忍去此非可以強致也夫 太宗爲朕之 高祖而自 太祖以上至 肇祖雖遞推遞遠然追溯水源本本一脈相承則固甚近且奕禩之昇平景運皆昔日艱難 開創之所留貽永言思之豈能不痛理也亦情也我後世子孫誠能遵朕此旨處尊位而常緬

前勞覽當年原嶽而興思拜舊里 松楸而感愴自必懷然於
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於 先澤之何以善繼知守成之難兢兢
業業永保勿墜則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縣延於億萬斯年
矣非然者或輕視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 祖陵視同延攬古
蹟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設有其人卽爲國家之不幸實
不願我後嗣之若此也子若孫可不恪奉朕訓而知儆懼乎歷代
事蹟湮遠姑且不論卽如勝國洪武草昧初開未嘗不得之艱苦
而中葉以後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蕩佚恬不爲怪嘉靖萬曆
天啓之昏庸逸樂阿柄下移以致權臣奸宦相繼而擅威福亂政
害良此數君惟知蒙業而安於國事情然罔覺雖未及身而喪不
數傳而馴至滅亡使有能奮然振興追念洪武之舊圖勵精求治
未必不可挽回於末造而宴安酖毒終於不可救藥自覆厥宗殷

鑒甚近尤足爲炯戒且或我子孫尙知遵朕此旨欲莅陪京而其時無識之臣工妄以爲人主當端處法宮綜理庶政不宜輕出關外此卽我朝之亂臣賊子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毋赦蓋盛京爲根本重地發祥所自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昔我皇祖會三舉斯典朕今亦三次矣如升殿祀神閱射行賞之類仍循成例而於三陵之察紅椿移近居及葺盛京舊有之壇廟以至沿途之繕城垣檢覈各庫諸事則皆前兩巡所未及而今悉舉而行之益可見臨幸之有益矣十數年後朕躬若尙如今日之康彊仍當再修上陵之禮然尙須有待嗣後每閱三年卽派皇子二三人恭謁祖陵每次於秋冬閒啓行途閒旣不煩修治橋道之勞而儻從無多更可不豫安營頓俾之歷覽舊京風土自皆惕然動念感天佑而仰祖功無負朕諄切垂訓之意欽承毋忽將

此通諭中外並錄一通交上書房存記其三年一次簡派皇子之事屆期著軍機大臣請旨○諭渾河發源遙遠自東北來入英莪邊門西流幾及千里會遼河入海縈護三陵滋演萬年靈脈長川襟帶兼衛陪都厥功甚鉅宜虔崇廟祀以答神庥著交邁拉遜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盛京城東度地鳩工奏聞請帑興建

河神廟以昭安佑○戊子 上自盛京回鑾○庚寅諭刑部會同

九卿秋讞已畢當以次繕冊具題聞今年各省情實人犯較上年多至一百八十餘人其因金刃傷人擬入者較多是各督撫均未深體朕意朕上年明降諭旨以彼此鬪毆之案若死者僅用手足而兇犯輒持金刃殺傷此等好勇鬪狠之徒不可不嚴示懲儆自當入於秋審情實但不教而殺朕尚不忍因令各督撫徧行出示咸使聞知俾各畏法悛改並予限一年俟再下屆秋審時始行

分別辦理若教而不從則是自取其死情罪俱無可恕矣因思今年秋審案件俱在未奉諭旨以前愚民尙未周知若卽行予句何以副朕前旨辟以止辟之意所有今年秋審情實金刃傷人之案著刑部於黃冊內夾籤聲明其已經具題者於進到時交行在刑部夾籤呈進原可扣除不句但此等案犯情節較重卽不予句亦止應照情實未句之犯辦理不得援尋常緩決人犯之例三年後卽予減等是於從寬之中已寓戒好勇鬪狠之意矣恐僻壤窮鄉遐難家喻戶曉著再予以五年之限令各該督撫將朕此旨明白曉諭實力勸導務使人盡懾懷以化其桀驁不馴之習勿致輕罹刑網若五年後仍然怙終不悛復有用金刃傷斃徒手之人者則殺人者死律合抵償且屢訓不悛法難更宥卽當槩行予句無稍矜恤各宜感悔省悟毋負朕諄切教戒化民勵俗之至意將此通

論中外知之○乙未論本日有錦縣生員金從善於御道旁進遞
呈詞條陳四事狂誕悖逆爲從來所未有觀其首以建儲爲請蓋
妄思彼言一出便可爲他日邀功之具而敢於蔑視王章情實可
惡卽以此事而論康熙年間未嘗不立皇太子乃因情性乖張羣
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幸而 皇祖洞燭其情再立再廢
國家得以久安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相繼嗣位豈我大清宗
社臣民之福乎至所云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尤爲大謬不
知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眾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爲獻
媚逢迎築點者且隱圖設機構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
係皇子並無分別卽有儉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覬覦乎我 皇
祖有鑒於前事自理密親王旣廢不復建儲迨康熙六十一年十
一月 皇祖龍馭上賓 皇考紹膺大寶內外帖然我 皇考效

法前徵亦不立儲位唯於雍正元年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

宮正大光明扁內並不明降諭旨及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

升遐遵向諭敬啓御函朕卽繼承洪緒彼時人情亦甚駢甯

此卽不建儲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也朕登極之初恪

遵家法以皇次子爲孝賢皇后所出人亦貴重端良會書其

名立爲皇太子亦藏於正大光明扁內未幾薨逝因追諡爲端慧

皇太子其旨亦卽撤去不復再立且皇七子亦皇后所出又復

逾年悼殤若以次序論則當及於皇長子旣弗克永年而才質

論則當及於皇五子亦旋因病逝設如古制之繼建元良則朕在

位而國儲四殞尙復成何事體乎然此等大事朕未嘗不計及也

會於乾隆三十八年冬密書封識並以此意諭知軍機大臣但遵

皇考舊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蓋不肯顯露端倪使羣情有所

窺伺此正朕善於維持愛護之深心也然是年冬至 南郊大祀
卽令諸皇子在 壇侍儀觀禮朕曾以所定皇子之名默禱 上
帝以所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有成
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
選擇此朕告 天之語豈能飾詞以欺人乎是朕雖未明詔立儲
實與立儲無異但不欲似前代之務虛名而滋流弊耳而該逆犯
乃以爲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此何言乎尤爲
大逆不道我朝得天下之正實非漢唐宋明所可比而該逆犯竟
敢目爲不正其心顯然存內外之見肆其狂吠非惟詆斥朕躬並
且干犯 列祖該逆犯身列青衿自其高會以來皆本朝臣僕食
毛踐土百有餘年况其父曾爲知縣乃敢悖逆若此雖夷其三族
亦豈足蔽辜乎朕每論自昔爲建儲之請者大率自爲身謀卽年

已老耄亦爲其子孫計明執古禮以博正人之名隱挾私見以圖一己之利若而人者實無足取卽今時諸臣中亦未必無存此見者但如逆犯所云以不正之運自待明肆詆毀則實稱罕見之鬼蜮耳總之建儲與封建井田相似封建井田不可行於後世建儲亦何獨不然至所稱立后一事更爲妄誕乾隆十三年 孝賢皇后崩逝時因那拉氏本係朕青宮時 皇考所賜之側室福晉位次相當遂奏聞 聖母皇太后冊爲皇貴妃攝六宮事又越三年乃冊立爲后其後自獲過愆朕仍優容如故乃至自行剪髮則國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顧然朕猶曲予包含不行廢斥後因病薨逝止令減其儀文並未降明旨削其位號朕處此事實爲仁至義盡且其立也循序而進並非以愛選色升其後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愛弛况自此不復繼立皇后朕心事光明正大如此洵

可上對天 祖下對臣民天下後世又何從訾議乎該逆犯乃欲朕下罪已之詔朕有何罪而當下詔自責乎逆犯又請復立后朕春秋六十有八豈有復冊中宮之理况見在如嬪中既無克當斯位之人若別爲選立則在朝滿洲大臣及蒙古扎薩克諸王公皆朕兒孫輩行其女更屬卑幼豈可與朕相匹而膺尊號乎此更可笑不足論矣至所稱納諫一節朕自臨御以來凡臣工條奏果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無不卽爲採納或下部議行從無拒諫之事若各省水旱偏災皆朕於督撫等奏報晴雨摺或咨之奉差入覲之人稍遇雨暘失調無不先事郵詢嚴飭封疆大臣實力妥辦多方賑恤並未有臣下陳奏朕轉拒而不聽者卽或內外大臣如有不公不法之事原許諸臣劾奏朕察覈果實無難立治所劾大臣之罪又何嘗有如明季言官彈劾大臣因而得禍者乎若勝國宦

官宮妾竊攬大權擅作威福者今日實無其事科道更何從白簡從事亦何待朕之拒絕乎又所請施德一事朕踐阼至今四十三年曾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漕糧一次而災賑之需動輒數百萬且如今年豫省水災截漕三十萬發帑百餘萬此尤近事之可徵者卽以奉天一省而論今歲旣當輪免之年復以巡幸盛京特蠲明年正賦恩德之及民不爲不厚而該逆犯何尙敢於妄逞橫議耶此等逆犯實屬罪大惡極昔曾靜尙屬遠居湖南不料陪都根本重地俗樸風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實爲意想所無著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同嚴審定擬具奏尋議請照例凌遲處死得旨金從善著從寬改爲斬決○戊戌諭禮部尙書鍾音敷歷內外奉職恪勤且在滿洲科目中尙爲通達事體因擢授秩宗方加任使茲以扈從途次忽遭沈疴特遣太醫診治並令先期回京調攝以冀

速痊速聞遠近深爲憫惻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己亥以德保爲禮部尙書黃檢爲福建巡撫孔傳炯爲福建布政使龍承祖爲江蘇按察使

原任江蘇按察使

○壬寅諭朕惟吉林之松花江縈護陪京滋演億載

靈脈向未建廟專祭無以仰答神庥著交福康安於吉林城外沿江處所特建松花江神廟將如何擇地興工之處定議具奏

○諭薩載等參奏查辦徐述夔悖逆詩詞一案請將東臺縣知縣涂躍龍藩司陶易揚州府知府謝啓昆革職訊究等語徐述夔身係舉人乃敢編造詩詞肆其狂悖實爲罪大惡極雖已伏冥誅亦當按律嚴懲以彰國法其孫徐食田久匿伊祖逆詞且有賄屬縣書捏控自首情節其罪不止於大逆緣坐昨已傳諭將徐食田解京審訊涂躍龍接據呈控逆詞不卽通詳嚴緝又不查明是否自

首抑係被人呈控分別究辦陶易接據縣稟悖逆詩文並不立時
嚴究就近稟知督臣奏辦均出情理之外顯有袒護消弭情節知
府謝啓昆接奉司批不卽通詳審究其罪亦無可追陶易謝啓昆
涂躍龍俱著革職著該督等派委妥員隔別押解來京交大學士
九卿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永貴
參奏高樸苦累回民一摺已降旨俟此案審實卽將高樸在彼正
法因思伊什罕伯克乃幫同阿奇木辦事之人高樸擾累回民理
當諫阻而阿布都舒庫爾和卓從中慫恿取利情實可惡著再傳
諭永貴嚴行訊鞫卽與高樸一併正法如此回眾始能心服而畏
法令其弟阿布賚則斯等隨同附和亦應分別示懲再閱色提巴
爾第呈內有高樸自鄂對故後愈甚之語是其苦累回眾非自今
日始若不嚴加懲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永貴辦理此

事務必秉公審辦庶足示儆不得少事姑容又諭昨據永貴參奏高樸貨買金珠不發價值又夥同商人盜賣玉石運往內地等情已降旨交永貴審訊治罪矣但自葉爾羌運至內地處處俱有關隘盤查其商人圖利藏帶小塊偶過者尙屬有之今以數百斤重玉石竟敢攜帶行走俱係地方大臣官員日久懈弛不以事爲事所致况玉塊稍大者官運尙且費力今高樸如何將數百斤重玉石運至內地伊等所查者何事除嚴行申飭地方大臣外仍行寄知該督撫等所有高樸差往京城家人不拘行至何處務必將人物一併拏獲派委幹員作速解京斷不可致令逃脫○調孔傳炯爲江甯布政使以德文爲福建布政使瑞齡爲江西按察使

由廣西蒼梧道

○甲辰諭前已降旨於山海關之澄海樓旁建立北海神

廟茲稽考祀典北海原於河南濟源縣望祭河南地屬中州且非

濱海固於事理未協嗣經改於吉林東門外望祭雖屬北境然距海尚遠亦非所宜所有春秋秩祀及遇告祭典禮自應恭移於此以協方位至吉林之松花江導源長白襟帶神皋爲本朝發祥之地縣演億萬載景祚靈長厥功甚鉅自宜虔崇廟祀用迓

神庥已諭令吉林將軍福康安於吉林城外濱江處所度地鳩工興建松花江神廟其一切祀事卽照從前望祭北海之制著

禮部載入會典遵行○以金輝爲兵部左侍郎○丁未諭朕歷覽諸史今古異宜知立儲之不可行與封建井田等實非萬全無弊之道也蓋一立太子眾見神器有屬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從而揣測其懦者獻媚逢迎以陷於非其强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間慈孝兩虧家國大計轉滋罅隙平心而論其果有益乎無益乎且人君當以堯舜爲法唐

虞之世無所謂太子者卽夏后氏不傳賢而傳子亦云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未聞立啓爲太子紂以嫡立而喪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太子之名蓋自周始禮記因有文王世子之篇其後遂相沿襲然至幽王時太子宜臼卽以譏廢後世若漢武帝之立太子據卒爲江充構陷致有巫蠱之禍唐太宗立太子承乾亦爲魏王泰讒構竟以謀逆廢黜卽明洪熙爲太子時漢王高煦百計相傾東宮諸臣接踵下獄幸而洪熙謹慎得以保全然以憂讒畏譏成疾在位弗克永年史冊所載大都可考得不引以爲鑑乎至於立嫡立長之說尤非確論漢之文帝最賢並非嫡子使漢高令其嗣位何至有呂氏之禍又如唐太宗爲羣雄所附明永樂亦勇略著聞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樂則元武門之變金川門之難皆無自而起何至骨肉傷殘忠良

慘戮此立嫡立長之貽害不大彰明較著乎我朝 家法實爲美
善 太宗 世祖 聖 聖相承皆未豫定儲位蓋天命人心所
屬自符萬年垂裕之謀迨 皇祖時曾立理密親王爲皇太子亦
因羣小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幸而 皇祖洞燭先幾卽行廢
黜後尙冀其悔悟而復立之尋仍以怙終再廢自是 皇祖遂不
復建儲而屬意於我 皇考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繼踐尊位
豈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皇祖龍馭
上賓 皇考紹膺大寶中外帖然雍正元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
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內而不豫行宣示及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遵 向諭敬啓 御函朕卽續承洪緒眾皆欽悅乾
隆元年朕效法 前徵以皇次子爲 孝賢皇后所出人亦貴重
端良曾書其名立爲皇太子亦藏其名於正大光明扁內未幾薨

逝遂將前旨撤出明示眾人謚爲端慧皇太子不復再立且皇七子亦 皇后所出又復逾年悼殤而以長以賢則莫若皇長子星五子亦相繼病逝設如古制之亟亟有冊立之事則朕在位而前星四隕復成何事體故不得不慎也然此等大事朕未嘗不計及也曾於乾隆三十八年冬手書應立皇子之名密緘而識藏之並以其事諭知軍機大臣特未明示以所定何人而是年冬至 南郊大祀命諸皇子侍儀觀禮因以書立皇子之名默禱 上帝如其人賢能承國家洪業則祈 佑以有成若其不賢亦願潛奪其算毋使他日貽誤予亦得以另擇元良朕非不愛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計不得不如此惟願爲天下得人以繼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緒此意 昊蒼實式憑之是朕非不立儲特不肯顯露端倪俾眾人有所窺伺耳此正朕之善於維持保護 天地 祖宗實鑒

朕心若子子孫孫皆能以朕此心爲心則我大清億萬斯年可永承天佑也然朕此舉天下臣民無由共聞未嘗無竊議爲貪戀寶位不肯立儲不知朕踐阼之初曾焚香告天云昔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壽躋八十有五卽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第此意向未宣示衆亦不能深悉也迨朕六旬大慶後卽敕豫葺甯壽宮爲將來優游頤養之所臣工應莫不共聞共見豈有所僞飾乎今朕春秋六十有八康彊尙如昔時自當代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以期無負祖宗付託之重必不敢遽釋仔肩但今距乙卯尙十七年爲日甚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惟當日愼一日兢業守成克全朕之初志豈不甚善設或七旬八句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且歷代帝王享位四五十餘年而

歸政者實所罕覩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爲期乎昔唐宣宗間裴休立儲之請曰若立太子則朕爲閒人又宋仁宗儲位既定愷鬱不樂宋英宗立太子後泣然泣下皆朕所嗤鄙曾於批閱通鑑輯覽時評斥其非安肯踵其庸陋之見乎且此數君之所以戀戀不舍者惟知席豐履厚以爲君爲樂而不知爲君之難也自朕論之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庶司百職之事皆其事非躬親總攬則柄或下移其弊將無所底止豈能稍自暇逸而天下之大羣黎之眾疾苦時繫於衷非先事疇咨民隱或無由上達宵衣旰食不遑甯居但覺勞而不覺其樂若至倦勤歸老乃可以釋重負而圖眞樂此理顯而易曉朕久積有深願但如宋高宗孝宗值多事之秋當勵其有爲之志乃未及耄期而遽行內禪圖遂一己之佚樂而不顧國計之重輕其人實不足取則又朕所深薄者耳

又前史所載每有因愛其母而欲立其子者遠代姑弗具論如明神宗寵鄭貴妃諸臣遂有立愛之疑共爲建儲之請盈廷爭執致首相王錫爵爲朝士所逼幾欲自戕尙復成何政體本朝家法則無是也至於朕見在之諸皇子皆已無所生妃母甯復有愛憎之見參其中乎又古來惟以豫教之說屬之太子於是明季遂有因儲嗣未立不肯令皇子出閣者眾皆起而爭之此甚非理若我國家之制諸皇子六歲以上卽就上書房讀書卽皇孫亦然旣選京堂翰林以分課其讀復派大學士尙書數人以總視其成更簡滿洲蒙古大臣侍衛等以肄之國語騎射長幼相聚昕夕程功初無歧視之心詎有嫌疑之迹竇大異乎勝國之所爲也蓋從來諫請立儲者動輒徵引古說自以爲得忠臣事君之道不知其心隱以爲所言若得採納卽屬首功可博他日之富貴名議園是而實

爲身謀卽或其年已老亦爲其子孫計大端不出乎此朕今爲之
抉其隱微作僞者尙何所託辭乎總之不可不立儲而尤不可顯
立儲最爲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孫所當遵守而弗變者儻億萬年
後或有拘泥古說復立太子者必不能安然無恙及禍患旣生而
始歎不悟朕言悔當晚矣朕此意本欲俟將來歸政時再行宣布
以明朕心因昨有錦縣逆犯金從善逞其悖逆邪說甚至以不正
之運自待一語毀斥本朝其罪固不容誅恐天下臣民雖不敢如
逆犯之抵觸而立儲之說未必不耿耿潛蓄於心用是反復開導
明白宣諭俾中外知之○壬子 上還京師○甲寅諭據永貴奏
審訊高樸婪贓各款高樸俯首無詞因訊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據
供稱任內積有金銀一萬數千兩珠寶不計其數等語從前喀喇
汗在厄魯特辦事動向回人勒索幾至激變今高樸係欽差大員

肆行擾害與喀喇汗何異稍遲數年恐又有烏什之事深可痛恨
著傳諭永貴將高樸審明卽於該處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
庫爾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爾德憑高樸釀成事端亦斷不可暫
留家人沈泰等雖係高樸主使就中圖利致令伊主獲罪亦屬可
惡均著一同正法又諭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前因奮勉出力
施恩賞給公爵並調補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今於高樸及伊什罕
伯克等通同舞弊秉公呈報甚屬可嘉著賞給貝子職銜以示鼓
勵又諭高樸在葉爾羌苦累回民採辦玉石串商私賣又復婪索
金銀盈千累萬回眾嗟怨經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向永貴呈
控永貴據情參奏隨查抄高樸家中所有寄回金玉等物與原參
單開之項大略相符茲復據永貴奏查詢原控各款俱實並查得
高樸彼處仍有見銀一萬六千餘兩金五百餘兩高樸貪婪無忌

罔顧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已另降諭旨將高樸革職嚴審卽於該處正法矣至綽克托係總辦回疆事務之人朕加恩用爲吏部尙書高樸如此聲名狼藉豈偶爾一二事短發價值失於查察者可比綽克托所司何事何以不據實參奏其通同徇隱幾釀事端實爲深負朕恩綽克托著革職並著奎林前往直隸山西一帶傳旨拏交刑部治罪所有吏部尙書員缺仍著永貴補授朕於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樸貪黷負恩若此較伊父高恆尤甚不能念係慧賢皇貴妃之姪高斌之孫稍爲矜宥也又如綽克托前因其總理回疆尙覺認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誤公咎難輕追因卽著黜革鞫問若永貴原因市恩李漱芳身獲重譴之人今辦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復加恩擢用此諸臣所共知共見禍福惟視其人之自取朕並不稍存成見於其間將此通諭知之○丙辰諭據高

晉奏今春高樸差家人赴蘇州辦貢路過江甯曾寄家信一次今高樸既在葉爾羌私採玉石運回內地其辦貢家人自必知情或卽交其在蘇售賣見在飛札楊魁密速查拏嚴按奏辦等語高晉辦此一事實屬大謬回疆辦事大臣從無進貢之事或伊等因所賞養廉優厚積有盈餘將回部玉碗及痕都斯坦所作玉器購買數件呈進朕亦閒爲收存此情理之常也若和闐所產玉石皆爲官務駐回部之大臣取此持往蘇州製造充貢朕一見卽知不但不收必且罪其監守自盜十餘年來從無此事眾所共聞共見高晉豈得諉爲不知若因庚子歲爲朕七旬萬壽思欲豫備貢器不特爲期尙早且高樸係侍郎亦非應行進貢之人况朕曾經降旨七旬萬壽不許內外大臣進貢亦高晉所深知者高樸有何貢之可辦而差人赴蘇乎高晉一聞高樸家人之言卽應計度及此向

其家人詳細嚴詰並將所攜物件逐一按查見有玉石等物卽行
訊明據實參奏朕必嘉其公正使高晉彼時早爲舉發高樸或尙
不至狼藉不堪若此且幾釀生事端卽高晉爲其姪高樸計早發
以杜其弊何如今日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挽救乎高晉與高樸雖
係從堂叔姪高樸之貪黷負恩原與高晉無涉朕亦不肯因高樸
而累及高晉乃高晉明知高樸差人赴蘇不爲詰究聽其自往謂
非徇私容隱其誰信之高晉此事獲戾甚大著交部嚴加議處

冬十月戊午諭高樸在葉爾羌向回民勒索金寶諸物又多累回
人開採玉石串商牟利並公然遣家人敢赴內地私賣種種貪婪
款蹟均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高樸革職嚴審卽於該處正法矣
回疆辦事大臣經理該處事務責任匪輕當體朕意撫輯回民俾
得安居樂業不宜稍有派累滋擾致蹈素誠覆轍貽誤國事卽聞

有不能潔已畏法之人意圖染指或向商人私分餘潤未必非事之所無然亦幸而不發得逃法網乃高樸在葉爾羌勒取回人財物贓數纍纍已屬從來所無又先期奏請開採久經封閉之密爾岱山豫爲作弊地步遂派回人三千餘至該山採取玉石致諸回受累含怨且與蘇商串通以官玉私獲厚利並差家人裝運多車至內地各處冀得重價實屬從來所罕見是直全無人心非復人類之所爲朕豈能廢法稍爲曲貸卽見在如此辦理已屬從寬矣至綽克托爲總辦回疆事務大臣各城之事皆應留心體察乃高樸狼藉若此且見訊解到馬德亮供詞亦稱高樸在彼回人無不抱怨烏什距葉爾羌不遠且綽克托亦曾至其地豈竟毫無聞見何以不據實指參其徇隱之罪實無可追至淑寶與高樸同城辦事高樸肆行不法贓蹟纍纍更不得諉爲不知若訊明與高樸通

同作弊亦當解京卽正典刑設僅係畏懼高樸不敢舉發雖誤國家回疆重務而不顧其罪更重於綽克托亦不能輕宥也今年三月鄂對病故高樸卽奏請以鄂對之子鄂斯瑞接辦該處阿奇木伯克事朕以爲若如此父子相繼辦事竟似葉爾羌之阿奇木爲伊家世職久之與唐時藩鎮何異因將色提巴爾第調至該處以鄂斯瑞調赴喀什噶爾意在爲回部伯克防微杜漸並非令色提巴爾第往查高樸之事也及色提巴爾第到彼聞知高樸貪婪不法各款及回眾抱怨情形並據高樸代其遣人至探玉處取回元寶五十箇色提巴爾第卽將元寶交伊通事薩木薩克封貯一面將高樸之事向永貴呈控其事乃得敗露若照高樸之奏令鄂斯瑞在彼爲阿奇木伯克鄂斯瑞知其父鄂對與高樸相好有礙顏面且伊年輕未能更事必順從高樸所爲扶同徇隱不能如色提

巴爾第之和盤托出矣至於永貴之往烏什因綽克托年班已滿而永貴適有市恩李漱芳之事身獲重譴隨即革職示懲念其向在新疆年久事尙熟習因賞以三品銜派令換綽克托回京然猶恐永貴才力未必能如綽克托之周到更不意其有整頓稽覈之效也乃永貴一接色提巴爾第之呈卽據實參奏且迅馳往葉爾羌親身查辦遂令高樸贖款水落石出使綽克托不換雖得色提巴爾第之呈未必能如永貴之秉公辦理也是色提巴爾第之調缺永貴之換班朕初意並未逆億及此乃因二人到彼而高樸之事始得敗露回眾藉以輯甯若無此調換其事必不能破回眾積怨日深一二年內必致如昔年素誠在烏什激變之事而葉爾羌地大城堅較烏什尤甚尙復成何事體此實仰賴上蒼眷佑默啓朕衷故不期然而然辦此大案誠非意計所及而高樸之黷貨

營私喪心放膽亦非意計所及夫高樸以昏妄乖張自罹顯戮在彼實爲大失而於國家綏靖回疆之舉則爲大得朕益惟感天庥而懷敬畏耳永貴原摺已譯漢發鈔令滿漢九卿等閱看並以朕於諸臣功罪悉秉大公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豫存成見之處明白宣示矣至辦理此事原委及無意中調派之益則眾所未曉著再行明白通諭知之○己未諭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閩浙總督楊景素等合詞陳奏以江浙臣民望幸甚殷且河工海塘皆冀親臨指示懇請於庚子春再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於乙酉南巡回鑾時因耆孺拳戀情殷曾許以翠華再莅然敬念

聖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難以再奉安輿長途遠涉遂諭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爲請而江鄉士庶愛戴依戀之情狀未嘗不往來於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渴望惻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閱定

五湖水誌以爲展拓清口之準下河從此遂免水災嗣聞黃河倒漾所繫甚重因酌定挑濬陶莊引河面諭薩載籌辦河成而清黃交匯處移遠清口不復有倒灌之患但下游尚有停淤亦不可不除其流弊而一切善後事宜若非臨莅閱視究不能悉其實在情形至浙省海塘近來潮勢漸趨北岸深爲廕念亦不可不親爲相度機宜今高晉等既有此奏著照所請於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詠吉啓鑾巡幸江浙便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宮坐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煩費至該督等以庚子年適逢朕七旬萬壽欲就近舉行慶典則斷不可朕本意以庚子年爲朕七旬慶辰越歲辛丑卽恭逢 聖母九旬萬壽斯則敷天同慶自當臚歡祝 嘏以抒萬姓悃忱今旣不能遂朕初願尙復何心爲己稱慶况朕蹕途所經老幼歡迎扶攜恐後未嘗不顧而

樂之若經棚戲臺侈陳鐘綵點綴紛華飾爲衢歌巷舞深所不取
且非所以深體朕意也不特江浙臣民不當爲祝釐之舉卽凡內
外大小臣工於朕七旬萬壽時亦不得請行慶典以及進貢獻詩
若伊等謂欲藉以申其尊敬之誠是轉增朕心之不悅尙得謂之
忠愛乎但天下士民遇朕七旬萬壽皆不免望恩倖澤此則情理
之常朕亦何肯因不舉行慶典並靳恩施乎著於己亥年八月舉
行恩科鄉試庚子年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彰壽考作人之盛至
各省漕糧於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茲蒙 昊蒼眷佑累洽重
熙敬體 天心愛養億兆用是再沛恩膏著於庚子年爲始復行
普免天下漕糧一次俾藏富於民共享盈甯之福所謂斂福錫慶
慶莫大焉其開科事宜著交禮部查例辦理其各省漕糧應如何
分年輪免之處著交戶部詳悉妥議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劉墉奏請將御製新樂府及全韻詩自行刊刻宣示事屬可行至所請敕發各直省敬謹刊刻聽許流布之處殊可不必朕所製新樂府及全韻詩二種雖議論咸關政治非僅陶寫性情但不過幾餘遺興並非欲昭示藝林况朕從不肯以篇章之末與海內文士爭長劉墉自應深悉但伊見爲學政且二詩俱曾賞給欲自行校刊傳示諸生固無不可卽詩本亦毋庸再發他省學政有願自刊者亦可聽之若頒發各省俾一體刊刻流傳則非朕意也○辛未諭軍機大臣等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自其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澤涵濡乃敢於所作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詆譏狂誕悖逆實爲覆載所不容伊子徐懷祖並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雖皆已伏冥誅見將伊孫徐食田等鎖拏解京嚴加審訊定案時必當照例剖棺戮屍以申

國法至其詩集各種刊刻已久流傳各省者自復不少著將所有
應毀各書開單傳諭各督撫留心實力訪查如有逆犯一柱樓詩
等項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著卽行交出解京銷毀務使
犬吠狼嗥根株盡絕以正人心而維風俗各督撫並宜實心嚴查
勿以具文塞責致干咎戾又諭沈德潛並無爲國家出力之處朕
特因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不數年擢爲卿貳乞休後復賞給
尙書銜令其在籍食俸恩施至爲優渥理宜謹慎自持勉圖報效
乃敢爲逆犯徐述夔作傳視其悖逆之詞恬不爲怪轉多贊揚實
爲喪盡天良負恩無恥使其身尙在必當重治其罪今沈德潛身
故後伊嗣子沈種松及伊孫恩賜舉人沈維熙亦相繼天歿此卽
其昧良負恩之報至伊嗣子沈種松除沈維熙外是否另有他子
及沈維熙有無子嗣年歲各若干見習何業並著傳諭楊魁卽速

詳悉查明據實具奏再沈德潛既爲徐述夔作傳則逆犯所作一柱樓詩等項刻本其家必有收藏並著楊魁卽親往伊家搜查將所藏逆犯詩文各種盡數查出封固解京毋稍袒徇隱匿自取重戾尋奏查無留藏一柱樓詩得旨覽摺內稱沈種松有子十四人沈維熙並無子嗣批作孽不堪之物○諭軍機大臣等據軍機大臣審訊高樸家人李福供稱從蘇州起身時曾持高樸名帖及高晉所給護牌到織造衙門舒文代爲上稅過關至由關揚關亦皆驗放到淮關盤獲寅著將護牌查出收去薩載審問時並將情節供明等語外省官官相護惡習固結不解實爲可恨李福過淮關時高樸之事業經發覺寅著既將李福等盤獲卽當將其持有護牌情節據實奏聞乃寅著輒敢將高晉所給護牌收去意欲消弭實屬徇情膽大至薩載尙屬曉事之人既經李福供明寅著收去

伊護牌之事卽應向寅著取討據以入告乃竟匿不上聞止顧祖
護同官不復知有國法初不料薩載竟至於此且薩載豈不慮及
李福到京經軍機大臣訊問必然和盤托出軍機大臣自必據供
具奏豈敢似伊等之徇私忘公代爲隱匿乎薩載寅著此事實屬
昧良負恩非尋常袒護可比著傳諭薩載寅著卽自行議罪具奏
並著寅著將所收高晉原給李福護牌卽行繳出呈覽夫似此給
發護牌亦外省常有之事朕不苛察至此也但若高樸以大臣而
敢於明目張膽偷盜官玉與奸商合夥販賣此而尙相容隱推此
量也雖謀叛亦可矣朕之所以恨汝等以此至高晉身爲大學士
受朕厚恩旣給與李福護牌朕屢次傳諭詢問時卽應據實陳奏
乃竟敢隱瞞欺罔其心實不可問况高晉於李福到署時詢知高
樸差其往蘇州辦貢並不窮追查察又不立時參奏實係知情容

隱其獲罪本屬不小卽將護牌一併奏出又豈肯因此卽將伊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乎高晉甯不自計旣給李福護牌斷無不破之理外省惡習或竟代爲護庇及李福解京一經軍機大臣研訊必得實供一得實供必然具奏朕命軍機大臣問事焉敢看高晉情面於朕前稍有欺飾若軍機大臣亦如薩載等之偏袒同官朕復有何人可用爲君不更難乎高晉久任封疆簡畀閣務寵榮已極且朕平日之所以倚畀高晉者因其公正自持尙得大臣之體乃護牌一事前此膽敢涉欺今仍不免於敗露高晉聞之能不慚愧無地乎且問心亦何以自安乎著高晉卽行明白回奏其過許墅關時李福持帖及護牌告之舒文因何令其開單代爲上稅及李福單內所開俱係何物亦著傳諭舒文令其明白回奏其過由關揚關是否如李福所供情形並著薩載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

傳諭知之李福供單並鈔寄閱看仍各由驛卽速覆奏○諭鄂對
前在軍營會賞給貝勒職銜授爲阿奇木伯克理宜感激朕恩實
力報效如高樸擾累回人偷販玉石自當勸阻不然亦當如色提
巴爾第據實控告乃反扶同附和給與高樸金五十兩玉二千餘
斤令其帶回內地售賣看來鄂對從前亦有私採玉石之事實屬
昧良負恩伊若尙在亦當正法今雖已故伊子鄂斯瑞所襲貝勒
職銜著傳諭永貴傳旨革去鄂斯瑞未隨伊父同居此事尙無干
涉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仍留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之任○賜
邢敦行等四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戌諭徐述夔逆
詞一案蔡嘉樹在陶易處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逆詞並摘其狂
悖語句黏單具控陶易並不立時稟詳嚴辦轉批其呈詞云與爾
何干又於行揚州府文內有蒐羅書籍原爲明末國初有著作悖

謬詩章諷刺實有違礙者俱應收解奏繳至講論經傳文章發爲歌吟篇什如止有字句失檢並無悖逆實蹟者將首舉之人卽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條儻係蔡嘉樹挾嫌妄行指摘思圖傾陷亦卽嚴訊擬議等語俱於原橐內改定字蹟顯然可據朕初閱之卽疑必係劣幕有心袒護開脫而陶易與之商同舞弊欲圖消弭今陶易解到朕親加鞫訊據供此橐係幕友陸炎所改伊並未寓目卽果如所供陶易之罪亦不能稍減而陸炎敢於舞文玩法有意消弭情節可惡其罪亦斷難輕追茲並訊據陶易供陸炎係浙江石門縣人伊或已回本籍或尙在江甯均未可定著傳諭薩載王亶望迅卽查明陸炎見在何處派委明幹大員密速查拏並卽遴幹員將該犯嚴行鎖押解京勿致疏懈並查其家內有無違礙不法書籍字蹟一併封繳○刑部議已革江蘇布政使陶易

於徐述夔逆詞一案意存徇縱擬斬立決得旨陶易著加恩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辛巳諭據楊魁奏贛榆縣民韋昭稟首伊姪韋玉振爲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之語殊屬狂悖而行述內敘其祖著有松西堂稟因委員赴其家查無別項違悖訊明松西堂稟亦已無存惟家譜內云山東日照縣人丁叔圃有傳已飛咨國泰密飭查覆一面帶犯至蘇確審又據寶山縣職員范起鳳呈控堂弟范起鵠串竊書籍因有應繳違礙禁書被其挾制等情必因爲人查出假稱被失並據該州解到書籍查有見在應繳之禁書亭林集等數種卽委員赴其家嚴查有無狂悖著作及別項應繳禁書提齊人證至蘇審究等語所辦殊屬過當卽此可以見楊魁之不能實心辦事也查繳違礙書籍屢諭各督撫實力稽查而伊等率以具文塞責卽如徐述

夔所作逆詞狂悖顯然且刊板已久該撫並未豫行查出及被人告發陶易尙欲爲之消弭若非劉墉據實具奏幾至漏網然亦因其詩有明朝期振翻一舉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顯有欲興明朝去本朝之意而其餘悖逆詞句不可枚舉實爲罪大惡極是以提犯解京命廷臣集訊定徐述夔等以大逆不道之罪律陶易以故縱大逆之條以正人心而肅法紀此因實有逆詞足據故不可不辦也今楊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詞之案不論其事之輕重紛紛提訊株累多人自以爲辦理認真而不知其過當以飾其前次之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詞等之罪夫韋昭控告伊姪韋玉振於伊父行述內敘其自免佃戶之租擅用赦字於理固不宜用但此外並無悖逆之蹟豈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至各處遠碁應毀書

籍各省見在陸續查繳但經繳出其遲早原所不計若始終隱匿不交後經發覺卽不能復爲寬貸並當視其所藏之書係何等違礙以定罪名耳至此等控首之人不過聞有蔡嘉樹告徐食田一案遂爾效尤挾制以快其私非實心尊君親上也見經審明蔡嘉樹因徐食田不允贖田挾嫌出告其心亦爲私而非爲公且徐述夔書籍刊刻已十餘年蔡嘉樹自必早有聞見若非近時涉訟之隙彼仍隱忍不言以此論之蔡嘉樹原不能無罪第因所控逆詞不妄旣辦逆案不必究及原首之人是以從寬免議耳設此後復有首告逆案之人該督撫卽應悉心研鞫辨其真僞如虛仍當治以反坐之罪據實具奏使奸頑知儆不敢妄行若如楊魁所辦則怨家欲圖傾陷者片紙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無辜成何政體且告訐之風伊於何底乎况如徐述夔之逆詞久經刊印地

方官理應切實訪查本不待他人之出首各督撫又不可因此旨而因噎廢食耳朕綜理庶務從不豫存成見其情真罪當者必不稍事姑容其事屬虛証者更不肯略使屈抑且從不爲已甚之舉致滋流弊而長刁風楊魁經朕簡用有年豈尙不能仰體朕意乎楊魁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軍機大臣審訊高樸家人李福供出高晉給與護牌寅著於淮關盤獲時將牌收去李福亦曾於薩載處供明伊等竟匿不上聞而高晉於屢次傳諭詢問時亦始終欺隱業經降旨嚴飭並令高晉明白回奏並著寅著將所收高晉原給李福護牌卽行繳出呈覽茲據寅著將護牌進呈閱牌內稱接准欽差駐紮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札知見差家人李福等來南到蘇辦理貢物發給執照以免沿途盤詰等語高晉此事錯謬太甚實出情理之外高樸職

係侍郎本非應行進貢之人而駐紮葉爾羌辦事大臣或因所賞
養廉優厚積有贏餘將回部玉碗及痕都斯坦所作玉器購買數
件呈進朕亦閒爲收存若將蘇州所作玉器呈進朕一見卽能辨
別不但不收必且查究重治其罪十餘年來從無此事眾所共見
共聞且高樸又非織造鹽政關差及各督撫可比朕又屢經降旨
庚子年七旬萬壽不許內外大臣進貢亦高晉所深知者若西甯
基厚或差人赴蘇辦貢尙屬事之所有高晉可以不問今高樸有
何貢之可辦而差人遠赴蘇州且請護牌執照非私偷玉至蘇牟
利而何高晉非糊塗不曉事之人乃並不向李福盤詰輒給李福
護牌其形迹業已顯露是高樸之事高晉雖欲諉爲不知其誰信
之卽令其捫心自問亦恐難以自欺也朕簡任高晉封疆有年因
其平日公正自持推心倚畀且目爲督撫中傑出之員今以此事

而論所謂公正者在尙得稱爲好總督乎况高晉身爲大學士尤當公爾忘私乃於伊姪高樸偷買玉石一案始終隱匿欺罔實屬昧良負恩高晉以閣臣而兼總督事君之道當如是乎今朕已加恩不明治高晉之罪著將寅著繳到護牌發交高晉閱看使其知所愧恥伊如尙有人心能無惶懼無地且將何以自解乎高晉著再傳旨嚴行申飭○甲申 上以 裕貴妃母妃九十壽晉封 裕皇貴妃 親奉冊寶 御筆書扁聯 御製詩章詣 裕皇貴妃宮行禮○丙戌諭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自歸順以來辦理遊牧事務極爲恭謹茲聞流逝殊堪憫惻著派乾清門侍衛佛爾卿額前往奠醑並賞銀五百兩經理喪事其親王爵秩著伊弟奇哩布承襲授爲盟長奇哩布副盟長員缺著阿克薩哈勒補授

十一月丁亥朔諭昨召見雅德據稱回子伯克每日俱上大臣衙門每見必叩頭行禮殊屬非是中國之待外藩原有定制並不在接見閒過事森嚴如高拱之貪婪勒索使回人含怨若非知之早而辦之速恐不免激成事端豈僅禮儀隆重卽能攝服人心耶明季文臣識見淺陋大率重文而輕武其武臣又重內而輕外每將沿邊部落恣意欺凌及致釀成變故則又束手無策卽如明將軍李成梁與本朝構釁我太祖太宗躬行天討守邊官吏各皆退避苟且彌縫終至困敗其明鑒也今國家全盛之時外藩畏服威德朕撫馭懷徠回子等無不感恩知法不敢稍懷異心然而必命大臣前往駐紮者乃國家億萬年之計我後世子孫不可不善體朕意將所定成法永遠遵守尋常之見必以爲回子每見大臣叩頭行禮體統森嚴亦所應爾此特未嘗長計遠慮耳若不思患

豫防其弊甚大所謂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是也且大臣等果能正己率屬恩威並施伊等自然悅服儻回子伯克干犯法律據實參奏小則降革大則予誅亦不爲過若徒倚恃尊嚴欺凌作踐斷乎不可見在準噶爾回人年班入覲朕施恩優待厚加賞賚與內扎薩克無異大臣等辦理新疆事務回眾皆其屬下乃不以恩禮相待豈撫綏遠人之道乎不但見回子伯克等不可如此卽土爾扈特金川番子見大臣亦不可如此著交軍機大臣將各回城伯克及土爾扈特金川番子等謁見大臣儀注一併妥議具奏並將此旨繕寫一通交上書房諭阿哥等知之○戊子諭本日據巴延三奏起獲張鑾同夥私販之衛全義寄賣各玉器內有玉如意一支票開價銀四千兩覽之深爲駭異前次屢降諭旨禁止貢獻而督撫等於呈進方物時聞有以玉如意附進者朕因如意義寓吉祥

且計所值無幾閒亦賞收以聯上下之情初不知商人等之居奇罔利若此也今閱單內衛全義所寄之玉如意一支需售四千兩實出情理之外其餘玉器價值槩可想見奸商輩以近市三倍之心貪得無厭高擡市價以惑人固屬可恨而督撫等不惜重費購覓亦屬愚而無謂矣朕於整玉如意本非所喜是以座右陳設止用鑲玉者而不用整玉乃眾所共知况回疆玉料琢成器皿朕一見卽能辨識今既徹底查禁將來自不敢復有違犯但舊時存者恐尙不少豈可仍聽市儈之昧心漁利見諭督撫等卽朕七旬萬壽亦不准進貢其或偶於方物附呈者不得仍用和闐整玉如意及大件玉器卽呈進亦必不收使奸商無利可圖其弊自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諭高晉奏查時和驛漫口下注之水歷陳留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橫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賈魯

新河下達江南亳州之渦河儀封漫口下注之水一由考城之盤馬寺溝入北沙河至商邱縣之鄧濱口由歸德府之陳兩沙河匯入渦河一由甯陵縣之馬三河亦會歸德之陳兩沙河入渦是豫省漫水均以亳州之渦河爲總匯見在賈魯等河雖流行迅速並無阻遏之虞但水過沙停勢所不免見與河南安徽撫臣札商委員將賈魯河至渦河止再行逐細查勘如有停淤卽督飭各州縣照業食佃力之例歸於歲修水利案內一律疏濬等語所籌未爲妥善豫省今年漫水下注其勢頗大而爲時稍久所有經由之各州縣瀕水村莊俱被淹浸受災較重朕屢經降旨發帑截漕多方賑恤不使一夫失所若如高晉所奏疏濬賈魯等河照業食佃力之例歸於歲修辦理勢不能不用民力災後貧黎豈能堪此且今歲豫省及安徽沿河被水成災各州縣非尋常可比其疏濬工程

斷不宜照常籌辦復滋派累著高晉於祥符儀封合龍事竣會同鄭大進閱弔元沿途親行確勘將應挑之河覈實估計具摺奏聞候朕發帑興工高晉勘畢各河卽順道回兩江之任其應濬之河責成鄭大進閱弔元率屬實力妥辦俾得善後久遠並使沿河災民力作餬口尤合寓賑於工之意高晉等仍將勘辦事宜先行覆奏該部卽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永貴奏到審辦高樸一案情形各摺其酌定玉價一事實屬不妥前此商人等偷玉私販皆因變賣官玉借端影射今高樸勾串奸商贓私狼藉雖屬從來所未有亦實因有此變價而起也既經盡法懲治不可不徹底嚴禁以杜將來若仍許商人承買官玉是顯留罅隙爲奸商作弊之地斷不宜如此辦理至所云挑賸之玉方行發售如實係質低色青者誰肯承買若其中稍有通融日久又成弊藪且定價聽商人

貿易則與盛京吉林之商賣人發何異人發本係藥品人或藉以治病且係陪都所產久經如此流通尙屬無妨今玉塊採自回疆其地爲新闢幅員若許商人售販實不成事體設爲較量鎰銖定價更屬小氣非外域所宜辦朕意見有之玉莫如勻作數年集行解京不必分定成色招商承買及令官兵繳價獲利並不必賞給回人致滋流弊永貴此時如尙未辦及最爲妥善如已招商發賣及官兵認買者仍行撤回惟已賞給回人者卽不必撤回旣已嚴禁商人賣玉回人卽得有玉石亦難轉售嗣後凡採玉回人量其多少美惡或騰格或紬段布匹量爲給賞伊等轉得實濟該處存貯錢文紬布等物均屬寬餘儘堪賞用至官兵更不必賞買葉爾羌之兵與喀什噶爾阿克蘇相同各處旣無此賞賚何獨葉爾羌兵丁予以優恤亦非平允之道總之密爾岱山竟宜永遠封禁或

回人赴山偷採惟當令守卡兵丁嚴行稽查一經盤獲卽將人賊一併解送該管大臣處嚴行究治如果能實力巡查盤詰私玉自不能偷越其守卡兵丁回役亦視其所獲之玉多寡美惡量爲賞資官兵回役當益知感奮於事更屬有益至和闐之玉似亦可停止二年更爲妥協或恐回人私赴河內撈採雖禁止亦屬有名無實則不妨仍舊著永貴悉心籌畫奏聞辦理又昨經軍機大臣審訊張鑾據供伊等向俱在阿克蘇私買玉石或與回人交手或內地商人在彼開鋪收買其地爲回城售買玉石之地且滿洲兵丁一城回人一城中間相隔卽買賣街玉石皆聚於彼其地甚屬緊要且商人路引皆自烏什總領在彼臨時給發該處僅係烏什大臣派遊擊管官一員在彼辦事未爲妥協著永貴悉心酌量如阿克蘇應特派內地大臣一員駐紮稽查方爲有益永貴卽速奏聞

候朕酌量派往至高樸家人沈泰情罪亦甚重大如尙未正法卽派委委員嚴押解京處究沿途小心管押勿稍疏懈其抄出高樸書籍不必在彼變價卽行附便解京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仍著由六百里覆奏○壬辰諭昨因高樸家人隨往葉爾羌沿途需索騷擾皆由驛站各員之逢迎酬應實爲郵政積弊不可不設法剔除已諭令各督撫按站查參並降旨通行嚴飭整頓矣但思向來各省驛站事務直隸則係臬司兼轄其餘俱係糧鹽道員兼管該員等俱駐紮省城以一人而轄通省郵傳地方遼闊稽察難周莫若將各省驛站事務皆令各守巡道按其所屬府州縣分司其事而以按察使總其成不必令糧鹽等道兼管如有本係專管驛傳並無兼轄他務者卽將員缺裁汰則事有專責而呼應亦靈備再有廢弛及徇縱供應等弊惟該管之司道等是問其

如何分轄歸併及作何巡查稽覈之處著交該部詳細酌議具奏
尋奏嗣後各省驛務應令巡道分管糧鹽道兼管驛務者如有分
巡地方仍令管理所屬之驛無則不必兼管其專管驛務者惟甘
肅驛傳道一缺應敕該督酌定裁併奏覆另議再驛傳馬匹卽令
巡道稽查加結送部仍將差員印花底冊按月繳部如有餽遺需
索照例查參並將該道議處從之○癸巳諭從前各城回眾於厄
魯特時派喀喇汗前往駐紮受其種種苦累復被霍集占兄弟任
意擾害回子等甚屬難堪朕因憐憫西域羣生特移平定準部之
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撫地方卽於各城分駐官兵並派欽差大員
經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賴以得就生理各安本業後素誠在烏什
不知愛養回人且與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擾於私事輒
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憤激變復經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來

各處辦事大臣均知守法撫輯地方頗屬甯謐不意高樸又與鄂對阿布都舒庫爾等朋比爲奸恣意勒索希圖漁利私行派撥三千餘人往密爾岱山採取玉石夥通奸商潛赴內地售賣而鄂對阿布都舒庫爾等亦冀攜帶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樸復湊派二百餘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懷怨恨實非意料所及殊堪駭異幸色提巴爾第等感激朕恩念地方緊要據實呈告永貴卽秉公參奏其事始得敗露徹底查辦以肅法紀而輯回民若再遲一二年不辦安知不又有如烏什從前之事耶今已將高樸並徐灝附和之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庫爾等審訊明確均於彼處正法並將協同辦事之淑寶及派往密爾岱山採玉之達三泰瞻徇未奏之烏什參贊大臣綽克托等亦俱交刑部治罪其與高樸代赴蘇州販賣玉石之商人張鑾趙鈞瑞及高樸家人李福常永沈泰均

經查明解京嚴訊從重辦理以昭炯戒並因色提巴爾第據實控告賞給貝子職銜永貴秉公參奏亦仍擢用尙書又念回子等屢被擾累甚爲可憫因將高樸所有派累之騰格普爾令其於官項內動支照數撥還其派出採玉之回子三千餘人所有明歲應輸錢糧槩行蠲免今經此番整理嗣後自無人復敢似此恣意妄行第恐日久仍有負恩不法如高樸及鄂對阿布都舒庫爾者尙不能保其不滋生事端必須酌定章程方可遵行永久不至稍有流弊因特降諭旨將密爾岱山採玉之例永行禁止交色提巴爾第管理以絕滋擾又將葉爾羌和闐所採廢玉停其變價槩行送京以杜藉端冒濫之弊此等事之緊要者節經朕洞鑒酌定其微細條例必須相度地方情形籌畫辦理其應作何防範偷採玉石不致擾累俾回子等各安生理等事已諭令永貴定議俟其具奏到

時另降諭旨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稍存成見駐紮各回城辦事大臣官員伯克等果能仰體朕愛養回眾之至意善爲撫馭於伊等應行輸納官賦之外毫不多爲派累俾新疆回眾永享昇平方不失滿洲體面副朕恩眷儻有肆行擾累不知體恤撫育恣意勒索致令回子心存怨望釀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斷不稍爲寬宥高樸卽其榜樣也近復諭令軍機大臣將各城伯克每日上衙門及大臣接見伯克禮節另行酌議向後自不至復有往來交結之事如將來眾伯克內仍有如鄂對及阿布都舒庫爾之營私作弊該管大臣能據實參奏者除訊明將該伯克從重治罪外必將持正之大臣加以獎賞若大臣中有如高樸之貪黷狼藉斂怨於人伯克等有能如色提巴爾第之據實告發者一經審實亦必將該伯克照色提巴爾第之例格外施恩將

此傳諭各回城駐紮大臣官員及伯克等俾各懷遵奉行○甲午
諭諸皇子及軍機大臣等昨惇妃將伊宮內使喚女子責處致斃
事屬駭見爾等想應聞知前此妃嬪內閒有氣性不好痛毆婢女
致令情急輕生者雖爲主位之人不宜過於狠虐而死者究係窘
迫自戕然一經奏聞無不量其情節懲治從未有妃嬪將使女毒
毆立斃之事今惇妃此案若不從重辦理於情法未爲平允且不
足使備位宮闈之人咸知儆畏況滿漢大臣官員將家奴不依法
決罰毆責立斃者皆係按其情事分別議處重則革職輕則降調
定例森然朕豈肯稍存歧視惇妃卽著降封爲嬪以示懲儆並令
妃嬪等嗣後當引以爲戒毋蹈覆轍自干重戾朕辦理此事準情
酌理惟協於公當恐外閒無識之徒或有竊以爲過重者不知朕
心已覺從寬事關人命其得罪本屬不輕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

從末減耳若就案情而論卽將伊位號擯黜亦豈得爲過當乎朕臨御四十三年以來從不肯有溺愛徇情之事爾眾皇子及眾大臣皆所深知卽如惇嬪平日受朕恩眷較優今既有過犯卽不能復爲曲宥且不特此也如大臣等辦理事務今日有善卽從而眷遇明日有過卽予以訓飭如其有心干犯私過亦卽嚴懲禍福悉視其人之自取絲毫不設成見且不肯存某事必須某人辦理之心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公傳恒協辦大學士公兆惠皆在左右襄贊機務伊等旣逝未嘗無承辦政事之大臣又如尙書張照汪由敦大學士梁詩正劉綸皆在內廷經理筆墨伊等病歿亦未嘗無接辦文墨之詞臣此外皆可類推若爲人君不能見及於此何以撫御天下董率羣臣乎此卽爲君難之一端也諸皇子各有福晉格格家庭之事當法朕於官闈不稍溺愛徇情其下

亦有官員太監卽可以小喻大當法朕心於臣工不稍專恃偏護家國一理事可相通諸皇子可不知所遵守乎至若縱性濫刑虐毆奴婢不但福晉格格等不宜有卽諸皇子亦當切戒且如朕爲天下主掌生殺之權從未嘗有任一時之氣將閹豎立斃杖下諸皇子豈不知之從前小太監胡世傑如意等在朕前常有惹氣之事不過予以薄懲杖責二十極多亦不過四十耳諸皇子當遵朕此諭咸知效法儼或管教不嚴及自行任性毒毆致死奴婢者朕一有所聞必不輕恕所有悖嬪此案本宮之首領太監郭進忠劉良獲罪甚重著革去頂帶並罰錢糧二年其總管太監亦難辭咎除桂元在奏事處蕭雲鵬兼司茶膳房每日在御前伺候不能復至宮內稽查伊二人著免其議罪其王忠王承義鄭玉桂趙德勝專司內庭今悖嬪毆斃使女伊等不能豫爲勸阻所司何事著

各罰錢糧一年但其事究因惇嬪波累著將伊等應罰錢糧於各名扣罰一半其一半亦著惇嬪代爲繳完所有毆斃之女子並著惇嬪罰出銀一百兩給其父母殮埋此案雖係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與綜理庶務無異亦可恍然咸喻朕意矣將此旨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傳諭內府諸人知之並著繕錄一通交上書房敬事房存記令諸皇子共知儆省永遠遵奉○戊戌免奉天省本年及明年額徵米豆○己亥命再撥部庫銀六十萬兩於河南備賑○庚子調全魁爲盛京戶部侍郎以玉鼎柱爲盛京禮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甲辰以圖思義爲內閣學士由給事中遷○乙巳諭前據浙江提督李杰龍條奏烏槍兼用鐵砂一摺據稱每槍裝藥二錢六分大鐵砂六錢仍加三錢重鉛子一顆其準頭力量仍與單放相同若在六十弓以內上靶愈多力量愈大一槍可當數槍之用請飭各省

通行等語朕時臨幸盛京於途次披閱奏章卽知所言不甚合理
蓋烏槍朕自幼留心肄習每於山莊用以獲鹿其火藥鉛彈配合
催送之法素所洞悉素知鉛砂不可併用之一槍中但該提督既
有此奏不可不交部議會向軍機大臣面諭及之嗣據該部議覆
時大學士公阿桂留京辦事暫兼兵部事務議以二錢六分之藥
催發九錢重之鉛砂與以一催二之成例不符隨於健銳營內擇
施放烏槍嫻熟之官員兵丁照所奏演放則百弓八九十弓全無
著靶自五六十弓至三四十弓始間有飛砂著紙亦不能穿透隨
經議駁並恐該提督或僅據屬員之言卽行入告或該處官兵另
有別法可以致遠行令該提督親加試驗如果與原奏符合卽將
該處放槍之弁兵內擇一二人送京演試等語此議覆摺朕亦於
行在批閱者因復諭軍機大臣云阿桂果能辦事如此詢問看李

肅龍如何措辭因諭令明白回奏意該提督必以爲誤信人言自行引咎本不得謂之大過且提鎮奏辦烏槍鉛砂尙屬留心營務並可置之不問乃該提督覆奏以爲實係屢經親試加砂實無礙鉛子之致遠並派弁兵三名攜帶槍藥砂彈赴部候試朕隨令福隆安奎林監視演放據奏令送來弁兵施放於六十弓設立牌靶每放一槍看其鐵砂於二三十弓外多有落地者連試數槍靶上止中有一砂尙未入木至鉛子均未中靶與該提督所奏迥不相同請將李肅龍交部議處等語朕意如此完結李肅龍必尙有後言且恐外間無識之徒或疑福隆安等試驗自然傳會阿桂等原議並恐喜事生風妄逞臆說者甚以爲李肅龍未經賄通兵部故旣駁其條陳復抑其技藝不特無以服李肅龍之心且有爲之抱屈者其何以示公允因親御紫光閣令該弁兵面爲試驗則所放

之槍與福隆安等所奏無異眾目所共見李杰龍實無從復行置喙矣此事雖小或以帝王不必親細務則殊不然事機之乘每由小以致大語云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古聖王所以有謹小慎微之戒也况烏槍乃軍火重器本非不急之務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若以此爲小節而忽之必如何方爲切要之圖乎朕臨御四十三年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故得綱紀肅清是非不紊非好勞亦不肯憚勞此爲君之所以難也若明季諸君狃於宴安之習一切視爲細故諉之臣下以致太阿下移事歸權倖朝臣又各持門戶伐異黨同遂使軍政邊防日益隳廢其君終惛然罔覺因而潰敗難支是以我太祖太宗得以乘時舉事創成大業設彼時爲君者能如朕之乾綱獨攬諸事親裁則非但勝國之社未必遂墟卽遼瀋要區豈能爲我祖宗克取乎朕所以兢兢業業雖小

弗遺不敢稍自暇逸者實深有鑒於此也至李杰龍尙屬可以辦事之人而所見不免卑瑣伊前任處州鎮時曾奏鳥槍所用鉛子不必拘定消三檢七之成例請盡給兵丁實用實銷一摺經該部議駁朕並未加責備此次所奏鉛砂並用若伊自知錯誤亦可不予處分乃既輕信冒昧於前又復飾詞迴護於後而覆奏之摺又涉於尙氣取巧難勝提督之任其浙江提督員缺著劉鑑補授李杰龍仍加恩以總兵銜往伊犁代劉鑑管屯田事務將此事始末明白宣示通諭中外知之○以海甯爲甘肅按察使由雲南糧道遷○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李侍堯等奏滇省裁減鑪座摺節銅斤並查明各銅廠鑪欠分別著賠二摺已依議行矣滇省銅斤關繫甚大近年來因所產不敷所用督撫等紛紛條奏無非乞肉補瘡之見遷就因循迄無善策該部議覆亦未實有定見不過依樣

胡蘆年復一年積疲日甚長此安窮朕洞悉其情若非改絃更張斷難行之久遠今年李侍堯來京以其素能辦事又非沽名市惠之人可以擔當辦理是以諭令悉心籌畫據實覆奏候朕酌量定奪勿稍游移後至日後棘手此實朕正本清源之至意也今李侍堯等於減鑪一項未能將各省歲需銅實係若干籌酌減鑪勻湊俾此後各省採買之銅每歲總無虧短自應查照部議妥協籌辦以期永遠遵行至廠欠一項朕前旨原令查明舊欠有著者卽勒限追繳其無著者若干據實奏聞朕不難加恩寬免原欲將舊案覈實清理使將來新案年清年款不復絲毫欠缺以杜那抵彌縫之弊計無逾於此者今李侍堯等所奏仍未能善體朕意如將有著無著之項槩令攤賠仍不脫從前陋習試問承追以來已完若干是名爲追賠不過紙上空談有名無實又復何裨於事若牽涉

見任之員卽按限略完更不免那新掩舊將見舊欠未淨新欠又增積弊伊於何底至令見在之上司等攤賠尤未平允卽如彰實錢度久已查抄家產無可著追若將二人名下應賠之項又攤派見任之李侍堯裴宗錫名下代賠伊等何辜爲其代完賠項於事理亦未允協其餘皆可類推若此次查辦仍不能徹底清釐截然不紊則李侍堯不得謂之能辦事矣著傳諭李侍堯等將舊有廠欠之項詳悉覈查其有著者若干卽將鏈戶勒追如逾限不交查明家產抵補未完之項卽於經手原放之員名下著追無論見任在籍亦俱勒限追繳如不能完卽將家貲田產查封抵補庶不敢遲回觀望其從前實係無著之項查明若干卽據實開單奏明候朕覈定降旨豁免此後新案務須年清年款毋許絲毫拖欠如仍前牽混該督撫卽行查參若稍贍徇袒庇惟該督撫是問卽著賠

亦所應當朕此次清釐專在剔除積弊卽或應免無著之項稍多亦所不惜李侍堯不得存帑項爲重之心畏首畏尾復涉含糊致負朕諄切訓諭之意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戶部原摺並發仍著卽行妥議由驛覆奏○癸丑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徐述夔編造悖逆詩句一案應照例將各犯分別戮屍斬決得旨逆犯徐述夔徐懷祖俱著照議戮屍卽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驛前往東臺縣會同該撫楊魁監視辦理其沈德潛墓所應行撲毀之祭葬碑文並著阿彌達前往蘇州會同該撫監看磨毀字蹟並將其石移棄他處以昭炯戒至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徐食書及列名校對之徐首髮沈成濯並陶易之幕友陸炎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諭本日大學士九卿具奏定擬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將各犯應得之罪分別降旨矣至據稱查出徐述夔之傳係沈

德潛所作請將沈德潛從前所有官銜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內牌位一併撤出及賜祭葬碑文查明撲毀等語實屬罪所應得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其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澤涵濡乃於所作一柱樓詩各種敢於妄肆詆譏狂誕悖逆實爲覆載所不容至其詩內懷想勝朝之語無非藉以爲名不可信以爲實卽以前明政事而論並無可以動民繫戀者如洪武開基嚴刑峻罰永樂纂逆瓜蔓抄誅士民無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蘇松嘉湖各府爲張士誠固守遷怒及民浮糧加重寢至末季徵斂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見於史冊者有何可以繫感之處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列聖相承愛養百姓賑災蠲緩厚澤頻施而江浙浮糧之額節經裁減以除民害朕踐阼至今四十三

年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漕糧二次其他災賑之需動輒數百

萬窮蒼疾苦疊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豈有不知感戴轉屬念於前朝全無恩德及民者之理此不過抑鬱無聊之人自揣毫無進路遁而爲此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無異而讀書失志之徒遂託言懷想前朝以爲萬一敗露猶可藉以立名肺腑真可洞鑒此等鬼蜮伎倆豈能匿於光天化日之下若無知者以此輩爲真有追懷故國之思轉爲若輩所愚矣至伊子徐懷祖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乃沈德潛所作傳內稱其一桂樓編年詩已付梓並云品行文章皆可法是沈德潛於徐述夔所作悖逆不法詩句皆曾閱看並不切齒痛恨轉欲爲之記述流傳尙得謂稍有人心者乎又伊傳內稱徐述夔之從弟廣武妄罹大辟閱十七月而冤雪之語因命薩載等查閱原案則係乾隆元年有秦州民繆照乘與繆又南之妻蔣氏通姦商同勒死親夫蔣氏因曾被

徐廣武刁姦懷恨是以到案供指徐廣武同謀後經審出實情擬以枷杖完結徐廣武刁姦婦女本屬有罪之人沈德潛轉爲之論敘稱冤身爲大臣不應顛倒是非若此沈德潛自中式進士及選入翰林時朕因聞其平日學問尙好格外施恩又念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是以不數年間卽擢爲卿貳又令在上書房行走而伊自服官以來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並未爲國家絲毫出力眾所共知及乞休後復賞給尙書銜晉階太子太傅並予在籍食俸恩施至爲優渥沈德潛理宜飭躬安分謹慎自持乃竟敢視悖逆爲泛常爲之揄揚頌美實屬昧良負恩且伊爲徐述夔作傳自係貪圖潤筆爲囊橐計其卑污無恥尤爲玷辱搢紳使其身尙在雖不至與徐述夔同科亦當重治其罪今伊業已身故不加深究然竟置而不論俾其身後仍得永受恩榮則凡在籍朝紳又將何

所儆惕乎著照所請將沈德潛所有官爵及官銜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牌位亦一併撤出所賜祭葬碑文見派阿彌達前往會同楊魁查明撲毀以昭炯戒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十二月丁卯允陸燿回籍養親調徐恕爲山東布政使以國棟爲

浙江布政使○己巳以孔毓文爲浙江按察使

由杭嘉湖道遷

○癸酉以

申保爲禮部侍郎○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據索諾木策凌奏稱遵

旨將素資瑞解京審訊後交院照例定罪加恩留其王爵予以罰

俸等語所見尙是素資瑞到京時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院定擬具

奏再降恩旨因思額敏和卓自康熙年間歸順安插瓜州後以軍

功封爵令回原游牧居住其從瓜州隨往之人乃伊真正屬下至

吐魯番本係準噶爾地方屬莽噶里克管轄後莽噶里克被殺始

歸額敏和卓此皆國家兵力威服與伊無涉况吐魯番係回城衝

要令伊等世守難保無事今素資瑞既經獲罪卽當乘機辦理朕意將額敏和卓地方舊日屬人仍令管轄其餘地方俱令撤出另放阿奇木伯克索諾木策凌尙屬曉事著卽令酌量情形妥悉籌畫○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高晉等奏堵築儀封漫口情形一摺亦止可如此辦理今擬將引河挑深宜卽安速爲之此次引河不能得力究係原挑過淺所致伊等本圖省費而所費愈多不可不引以爲前車之鑒據稱見在口門上水十丈下水九丈擬將口門收至二二三丈時儘力多壓厚土俟引河挑深開放掣溜再將壩工堵閉等語自屬正理但口門收窄後河底愈深溜勢愈急施工自難期速效昨時和驛將合龍時曾經指示兜袖之法若易合龍固佳若復有變局或照前說將此處全門東壩之埽酌展向西南西壩之埽酌展向北使爲兜袖之勢則急湍至此或成回溜合龍自應較

易而速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識高晉等宜急熟籌妥協辦理不必拘於遵旨也再閱圖內見挑引河之處距漫口太近且不得勢亦係伊等原辦時止顧惜費未將河形大勢通盤籌覈所致今就圖觀之引河本當向北施工因於圖內用硃筆標示若伊等初時卽就其處挑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早蒔乃專就地近工小起見所費雖覺少省今復經淤墊重挑且屢開屢塞前工盡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於硃筆所指處興工之多矣今已辦定所謂成事不說然其閒孰得孰失顯而易曉伊等深思之能無悔乎又高晉等前奏十八日儀封合龍之摺請於十六堡捐建大王廟一座今閱圖內十六堡原有大王廟不應復建新廟顯祀不經轉難冀其靈應譬如內而六部各有職掌大員設或另添一署別置一員令其同管一部則事將誰屬其下更何所適從祀神之道亦猶是

也高晉等欲籲河神默佑止宜向見有之大王廟誠心祈懇自可望其效驗卽或欲請御書扁額亦止應俟工成後請扁於見有之廟內懸挂以答神貺又何必有一新工卽新建一廟乎朕因豫省漫工晝夜懸念今爲日愈久盼望愈殷高晉等務善體朕意悉心籌度率屬實力速辦以期及早合龍必須於驚蟄節前辦竣方爲妥善此旨及圖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著將見在施工並接奉朕旨後籌度情形及高晉會否稍覺健旺思飲食之處卽由驛覆奏如已經合龍卽一面加工培護一面由六百里加緊奏聞明日卽交新年專盼喜音速至○丙戌諭明歲浙江輪免錢糧外並免溫台二府所屬玉環廳及海甯州額徵銀穀○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六萬五千六百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四十五

萬七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三升六合零